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身体的 复活

——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加] 奈奥米·R·高登博格 著
李静 高翔 编译

民族出版社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 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THE BODY
AND PSYCHOANALYSIS

身体的复活

——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加〕奈奥米·R·高登博格 著
李静 高翔 编译

京权图字 01 - 2008 - 59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的复活: 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加) 高登博格著; 李静, 高翔编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12

(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09769 - 2

I. 身… II. ①高…②李…③高… III. 妇女—问题—
关系—宗教—研究 IV. C913.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62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bs.com>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90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24.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769 - 2/C · 293 (汉 26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序

杨建新

早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兰州大学几位青年教师就开始了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和西北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那时候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资料缺，经费更缺，形不成力量，但几个年轻人对此兴趣很浓，抱着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拳打脚踢，立志要在民族研究方面做出一番事来。好日子不长，没过几年，一场文化浩劫袭来，一折腾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遇到了一个机会：那是70年代初，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国务院安排一些学校抽人力组织编写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史书，西北几个院校接受了这一任务，着手编写一部《沙皇俄国侵略西北边疆史》，兰州大学承担了1840年以前中国西北边疆历史、民族、边界等问题的研究。这个任务促使学校抽调一些原来搞过西北少数民族研究的教师及有关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投入了研究工作。以此为契机，兰州大学的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工作，在中断了六七年之后，再次得以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驾着改革开放的风帆，激流勇进，驰入了民族研究的主航道。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取得了民族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了民族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1年兰州大学成立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批准，与新疆大学联合建立“教育部人

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2年西北少数民族研究又被列入兰州大学第二期“211工程”建设项目。

研究基地的建立和入选“211工程”，为兰州大学少数民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十分优厚的环境和条件，使兰州大学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至今已经建立起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职科研队伍；形成了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体系，每年仅在校博士生即达50余位；形成了以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为特长，全面研究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为特色，以及研究民族学、民族理论各方面问题的学科群体。

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成果日益增多。目前我中心已经组织了《西北少数民族通史》（共13部）、《中国西北跨民族研究丛书》（共10部）、《中国民族学丛书》（共6部）等系列专著，并已陆续出版。根据我中心目前情况，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套丛书——《西北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文库》，拟将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有关学术著作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经过筛选，编入《文库》正式出版。本《文库》是一个研究性的、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她有起始的时间，但不一定有终结的时间，只要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学术上繁荣昌盛并长期存在，我们这个《文库》就会不断有新著加入。我们希望《文库》能为中国民族学学术繁荣和创新做出贡献，既是展示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成就的一个平台，同时也能成为培养民族学新生力量的摇篮。

祝愿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不断发展壮大！祝愿中国民族学学术研究繁荣昌盛！

2003年6月于兰州大学

译 序

奈奥米·R. 高登博格教授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宗教学系著名教授，她是妇女与宗教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专家，是一位资深宗教心理学家，也是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同时，更是一位著名的女性主义者。

奈奥米·R. 高登博格是渥太华大学妇女研究所前所长，宗教心理学教授。她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位于苏黎世的C. G. 荣格学院，她在耶鲁大学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2004年，奈奥米·R. 高登博格教授获渥太华大学优秀教育奖，充分体现了她在学生中所享有的声望。同年，她获得了由美国心理学协会颁发的对宗教心理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威廉姆·C. 比尔奖。我们曾翻译了她的《神之变——女性主义与传统宗教的终结》一书，2007年6月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多年来，奈奥米·R. 高登博格教授一直关注妇女宗教心理问题，她是著名的“女性意识提升小组”（consciousness raising groups）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这种活动形式产生于美国的“第二波运动”。

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First wave feminism）指在1880至1920年间美国和英国国内女性争取选举投票权的政治运动。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主张女性应该在法律和政治建制中

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拥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当时争取投票权及其后的家庭津贴、避孕及堕胎权、福利权益等运动，围绕着几个核心议题：妇女的家务劳动和母职应获得法律认同和保护，女性亦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等。后来，女性主义研究开始指出女性要享受政治选举权不单是法律的问题，还要改变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对女性造成双重剥削的问题。在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的议题比早期扩大了，包括了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争取离婚和财产权的法律，因此获得工人阶级妇女和激进活跃分子的广泛支持。

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Second wave feminism）指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欧美国家形成的妇女运动，第二波是相对于在20世纪20年代终结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而言。当时美国妇女对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反战运动、学生民主运动等深感失望，于是开始成立女性意识提升小组（consciousness raising groups），这些活动以“个人的即政治的”口号为旗帜，由公民权利运动发展至妇女解放运动，第二波运动秉承第一波的历史，但与第一波有很大的分别，将“政治”和“经济”延展至性、身体和情感（emotion）的范畴，以及其他过去被视为私人的范畴，如家庭。运动还成立了许多新的政治组织：非层级化的意识提升小组，摆脱男性为主导的组织运作模式，并强调直接参与和另类的生活模式。

奈奥米·R·高登博格教授以一位资深宗教心理学专家的敏锐洞察力，以女性主义思想为基础，对当代宗教中的一些性别不平等现象与观念进行了解读。她的《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一书闪烁着智慧、激情和敏锐的洞察力。她提供给女性主义既承认妇女的愤怒和欲望，又承认我们的不足和适应能力。这是一种在告诫人的同时又在激励人的灵活而又正直的女性主义。她反对超凡和完美，她

坚持认为人类生命是爱的体现，有其特殊性、繁衍性和缺陷性。她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她是把我们作为普通人来爱的，而且也反映了她对我们未来的关注。”

有关身体的意识形态是探讨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念。在西方基督教传统和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与精神是相对立的。在二元思维的框架下，人们习惯于将自然/身体/欲望当做一极，把理性/技术/思想当做另一极，两者相互对立，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将人的价值赋予理性与思想，而欲望/快感/身体是不可言说的。人类的思想历史就成为寻找理性与思想的历史，是为了社会制度和秩序不断创造规范，将身体屈从于理想的历史。

18世纪末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与理性相对立的身体。在学术界，身体问题逐渐处于社会理论的重要位置。特别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开始把一个生物人整合在知识和权利的结构之中，把身体置于政治的位置上。在哲学意义上，个体的完整意义指的是人在身体、意识、连续性、倾向性和责任感上的存在。在社会学意义上，一方面，身体是生命的有机体，是一种社会存在，是人们的日常认识和认同的关键，它屈从于出生、发育、衰弱和死亡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身体是一个符号，是社会阐释的结果，它是实践世界“有意义的”物件。我们的身体是被话语构建出来的身体，它总是被叙述、被规定。高登博格教授重提对我们身体本身的重视，她“强调的是，人体远不只是无声的肉体。人体的经历有一种常被否认的复杂性。人类身体经历了记忆和愿望复杂背景中的一切——甚至是最具体的感觉。如果我们的理论和社会实践都要培养对人体的意识的话，那它们必须对通常被我们称做感情的肉欲主义部分表现出敬意……我想让女性主义关于人体的概念去拓展我们的人体政治感。”

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涅槃是沉沦的蹊径，重生是蓄势的表象。凤凰不是神话中的灵兽，而是人心的夔刳。当我们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时候，当我们平凡地开始落向枯萎的时候，凤凰便升腾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部关于一位妇女从抽象思维到以人体、人类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哲学心路历程的个人陈述……她的激情、她对人类的承诺以及她对人类的颂扬在使我们确信所体现的思想具有拯救潜力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正如奈奥米·R·高登博格教授在其著作《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中想强调：正如我看到的那样，女性主义的伟大使命是拆掉主人的房子，并且着手为男人和妇女盖新房子。女性主义应该要求对所有的偏见、所有的刻板印象以及所有男性部落里的强制性人类分离现象作一次彻底的检查。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感到要高度忠于诸如一个球队、一个国家、一个种族或一个宗教或一个部落独立存在体的思想不仅过时了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坚持世界人口小集团的死板界限，而是应该鼓励多元性的身份鉴定方法。除非我们能够缓解国家之间、种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紧张气氛，否则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就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如果一个单一部落集团中的一个忠实而温顺的成员从前得到过拯救的话，那么今后再也得不到了。现在世界需要能够觉得有几种忠诚、几种亲和力、几种身份的人。我们对持续的人类历史所抱的最佳希望很可能是建设一个其成员觉得自己是许多不同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的世界社会。

女性主义可以放松对旧身份的控制。当我们将自己鉴别为女人时，我们违背了旧父权制的主张：我们应该根据男性部落模式对我们进行归类。我们模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放弃了对缔造人的绝对忠诚，并且制造了一些混乱。作为一个物种的幸存者能够依赖这种混乱，依赖父亲/兄弟氏族的崩

溃，无论那些氏族是家庭、国家、公司还是宗教。作为一种实践、一项研究、一种革命策略，女性主义能够通过质询已确立的社会归类和鼓励我们所有人意识到我们相互间的命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来帮助改造人类社会。

她的这些观点以及她的著作在北美乃至世界妇女与宗教心理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对那些持传统宗教观念的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奈奥米·R·高登博格教授也以她卓越的学术才能、学术造诣与学术贡献被誉为北美宗教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访学生涯使我们有幸结识了睿智、开朗，同时对中国充满感情的奈奥米·R·高登博格教授。我们希望通过介绍她的观点与著作，介绍“一位其论点值得精心关注的、真正的、见解独到的思想家。”的学术著作，使中国的学者与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北美妇女与宗教心理学的观点与主张，了解北美及世界女性主义运动与思潮，并更多地了解这位思想犀利的思想家从女性主义、宗教以及精神分析的视角对我们人体的唤醒或复活所做的努力。

译者

2007年11月27日于兰州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部分 用身势语写的读物(以男性为主)	(7)
一、日常生活中的启示：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 文化背景	(7)
二、审视一位导师：诺曼·O. 布朗著作中 的人体概念	(25)
三、冰球棍与跳房子游戏中的替死鬼：关于运动性征的 思考	(42)
四、部落与我：关于一个来自犹太女性主义无神论者 身份的思考	(55)
第二部分 逃离荣格：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评论	(67)
五、原始意象理论及精神与肉体的分离：有转而信仰 弗洛伊德的充分理由吗？	(67)
六、关于原始意象思维的批评观点	(91)

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七、詹姆斯·希尔曼著作中的人体与心灵·····	(103)
八、观察注视着自己的荣格：用精神分析的方法 重读《记忆、梦幻、沉思》·····	(111)
第三部分 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法：重叠与插曲·····	(137)
九、“相同之元素”：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法 的谈话疗法·····	(137)
十、体内的怒火：理想化对人类发展与宗教的影响···	(143)
十一、知识主体：精神分析法与女性主义趋同中 的宗教概念·····	(158)
十二、女神归来：关于神学向女神学转变 的精神分析思考·····	(173)
结束语·····	(191)
注 释·····	(196)
参考文献·····	(230)
资料出处说明·····	(242)

引 言

基于我听到的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在我看来分析家们仿佛在试图对他们自己或别人解释着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一个同事所讲的一番话的思考，我开始撰写这些文章。这位精神分析学家讲道，“精神分析使你与你的身体保持接触。”我认为此话是正确的，我同意这一观点。精神分析是透过人体起作用的谈话。我意识到，精神分析提供给我的是一种与情感和个人历史的联系，而我的身体能够感觉到这种联系。以前，只有我参与的提高女性意识小组的行为，向我展示了通过谈话能够揭示人类体内深处的特性。我意识到，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给思维方式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思维方式帮助我抵制住了大学里的那种使人变愚的气氛。

我知道不止我一个人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北美学术生活的范围在缩小。^[1]随着我注意到长久以来能够引起我注意的校园讲座、会议和讨论越来越少，我逐渐意识到了这种紧缩状况。以往，在大学的这些学术活动里，我经常聆听其思想拓宽了我的思维并给予我激励的那些人物的演讲。现在，在同样的场所我往往听到的是日光灯的嗡嗡声，很少再听到那些对演讲者与听众都有启迪作用的讲话了。由于我是属于需要生活在一个充满理论与思想世界（不论好与坏）里的那类人，

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因此越来越有挑战性的是鉴别那些给我养分、使我思想充满活力的理念，这样我便能不断给我的学生灌输新思维。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生活不会再给我提供丰富的思想食粮，我必须得更加善于搜寻和收集、更加善于寻找能够维持我生计的思维方式。我将此书中的文章视为我寻找以开发而非关闭这个世界的思想为形式的食粮与养料的纪录。

此书我是按主题安排的，其顺序是先对我认为的问题内容进行陈述，然后是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前两部分“用身势语写的读物（以男性为主）”和“逃离荣格：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评论”里，我讨论了西方生活和思想是如何打碎我们的人体与社会关系的。在最后一部分“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法：重叠与插曲”里，我探索了被我认为是一种答案的开始：鼓励持久的谈话以及更多公众对个人和集体历史记忆的关注。

当我意识到从事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使我脱离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启示”中所陈述的有关观察、工作和生活之陈腐、过于清晰的模式时，我开始了关于人体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研究工作。我发现，奇怪的是，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理论是与在北美学术界及多数高校盛行的、麻木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相对抗的。毕竟，精神分析论文往往写得蹩脚且枯燥乏味，精神分析会议冗长单调，作为一个群体的精神分析家们极为保守，仿佛对在他们咨询室或本专业政治主张以外的事一无所知。在过去的七年里，一直激发着我写作积极性的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要弄明白为什么精神分析像女性主义那样，有着使我充满活力并改变我的强大的力量。

我认为，精神分析把我们自己与人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能力表明了我们说话的内容是如何不但在别人看来与我们的历史深刻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深刻

地与我们身体及情感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在分析过程中，当语言回响着欲望、希望及对过去和目前的恐惧时，语言就被体现出来了。因为兴趣被集中在言语、思想和行为的身体、情感及历史的背景上，所以一切语言都被显示为身体语言。^[2]

与集中于体现个人的精神分析相反，女性主义始终比较关注理解身体特征的事实如何在社会范围内得到诠释。女性主义理论向我表明，妇女在许多当代文化中象征人体。传统赋予我们的工作集中在人体上：进食、卫生、安抚、打扮。我们用衣着和装饰象征性感。我们的文化总为男士规定统一着装——西装以及使得他们身体标准化和色调单一的服装。相反，妇女则被鼓励使用各种纺织品、色彩、式样和装饰。我们将自己描述成各种各样的人物——人类中的具有特征的具体成员。

我认为，作为女性我们从未被允许拥有如此的幻想：我们的思想与身体是分离的，或者说我们拥有一种与我们隐秘自我不连贯的公共生活。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卡伦·布朗（Karen Brown）曾经说道，无论一位妇女具有什么样的工作，她都将必须知道冰箱里有多少牛奶。就一个相关的主体，克里斯蒂安·罗奇福特（Christiane Rochefort）写道：

我们有一个身体：大学学位都掩盖掉这个事实。当朱利

身体的复活——女性主义、宗教与精神分析

娅·克里斯蒂瓦^① (Julia Kristeva) 不久前获奖时, 一位评论家在一份所谓的自由报上写道: “她的腿很美。”我们有一种生理机能: 在博瓦尔 (Beauvoir) 的小说《疲劳的女人》(La Femme Rompue) 出版之后, 世界 (Le Monde) 的评论家说道, “她是一个老妇。”^[3]

我根本没有发现女人与身体的联系有何不好之处。正是男人拒绝承认他们自己由身体构成的态度使得女人与身体的等式具有局限性和压抑性。实际上, 许多妇女对身体和社会偶然关系的深刻认识给她们带来了男人所不具有的智慧与洞察力。

似是而非的是, 虽然女性与身体在当代想象中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公共文化却基本上是围绕男性身体的思想构建的。“冰球棍与跳房子游戏中的替死鬼: 关于运动性行为的思考”是我写的关于我越来越深刻意识到的公共身势语

① 朱利娅·克里斯蒂瓦 (Julia Kristeva), 不仅被公认为是西方符号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而且在文学理论、美学, 在文化批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也有着强劲而独特的声音。在英语文化圈, 她被看做是“法国女权主义者”, 与埃莱娜·西苏 (Hélène Cixous) 和露西·伊利格瑞 (Luce Irigaray) 一道构成托利尔·莫瓦 (Toril Moi) 所谓的“法国女权理论的新神圣三位一体”。尽管三位女权理论家的哲学观点、关注问题以及写作风格各异, 因而这样的归类或许不够确切, 但是若与其他女权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相比, 她们之间还是存在有较多的共同性的。

1966年, 年方25岁的克里斯蒂瓦从保加利亚前往巴黎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在保加利亚同乡、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的帮助下, 她不久即融入巴黎左岸的知识界生活, 并在当时最负盛名的评论刊物《批评, 语言》和先锋文学刊物《原样》上发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 克里斯蒂瓦后来与《原样》杂志主编非利浦·索罗尔斯结为伉俪。20世纪60年代末, 《原样》成为对写作政治学中再现理论进行批判的一股重要力量。这本杂志对克里斯蒂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入的。译者注。

的第一篇文章。我开始明白，运动可以被认为是表达非常具体的与人体有关事务的高度程式化的言语形式。许多游戏规则都是一些反映并美化男性的原文或文本。我拿这种讽刺寻开心，在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的情绪变得更为严肃。我开始明白，我研究过的许多哲学、心理学和神学，也应该被认为是如同任何冰球运动那样地仪式化和以男人为中心的运动形式。这两篇文章，一篇关于诺曼·O. 布朗的研究，另一篇关于同一性概念，都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在回顾这些以“用身势语写的读物（以男性为主）”为题发表的文章时，我觉得我对围绕理想化男性人体而建立的文化将我作为女性来界定的方式是非常恼火的。我认为女性主义能够通过扰乱霸权，并为其他人体自身的文化表达给予更多空间来扩大每个人的发挥领域。

在“逃离荣格”这一部分里，我坚持认为我们需要从被称之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视角来阅读荣格著作。像许多理论家那样，荣格看不到他的研究是如何扎根在他自己生命的偶然中的。他建立了一个心理/宗教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思想本身被视为是脱离现实的，是来自“原始意象”的——即来自完全在人类背景之外的力量。由于荣格心理学是一种我曾经在其中生活和工作过的父权制宗教形式，因此理解这一系统的局限性对我来说尤为重要。我的评论旨在通过体现荣格思想来分解它——即通过将他的思想与其生活和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的方式。我希望，对其他思想家感兴趣的女性主义者将会发现这样的态度是有效的。

在所有的这些文章里，我对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的兴趣比对它们之间差异的兴趣要大。在最后一部分“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法：重叠与插曲”里，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两部分理论之间相似处的含义：即这两者都运用了